



《黄亭子札记》

我的芬兰朋友

王凤生

在世纪之交那一年的夏天，我有幸访问了芬兰这个美丽的国度。短短的几天，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。

我们北京电影学院一行5人受芬兰图尔库艺术学院院长之邀，于1999年6月28日至7月2日对该校进行了访问。

28日一早，我同往常一样去学校上班，向教务处黄晏如处长询问了教学办机构改革的进展情况，与张五洲副书记谈了毕业班文明离校的问题。8点30分，从学校出发去机场，前往芬兰图尔库艺术学院。同去的有：导演系谢小晶、理论室王志敏、摄影系沙占祥和外事办公室邓晓娥。访问团成员都是在几个专业领域有很高学术成就的教师，是一个学术性访问团。

我们乘坐的052航班于北京时间12:00起飞，晚8:00到达赫尔辛基机场。那里夏令时是下午3:00，较北京晚5小时。图尔库艺术学院院长Majia Palonheimo女士与她的先生、该学院传播媒体艺术系主任Mr.Risto Hypponen等来机场迎接我们。我国驻芬兰大使馆

文化参赞吴世广先生也来机场迎接。

芬兰是一个寒冷的国度，有三分之一的国土在北极圈内。

芬兰是“千湖之国”，内陆水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%，有18.8万个湖泊和17.9万个岛屿。芬兰的国旗，稍偏左侧的十字形蓝色宽条镶嵌在全白的底色上面。其蓝色就象征着它的湖泊、河流、海洋，也代表蓝天；其白色象征着白雪覆盖着的国土。

芬兰是绿色的国家。其森林面积达2300万公顷，覆盖率69%。

飞抵芬兰上空时，从舷窗望出去，看到的是一片绿色平铺在苍穹之下。一个个泛着白光的湖面点缀其间。芬兰，一个森林中的国家。

我们4点（赫尔辛基时间）离开机场前往图尔库，6点多到达。一路上，汽车在茂密的树林中间穿行。当晚入住Scandic饭店。

图尔库位于芬兰西南端海岸，是芬兰的第二大海港和重要的工业基地，是芬兰的旧都，1812年前一直是芬兰的首都，

市区面积24平方公里，18万人口。

到图尔库第二天的上午10时，Majia Palonheimo院长来到我们住处。学院距离我们住处不远，我们一同步行去他们学院，参观实验室，看介绍学院的短片。学院的两栋楼原是麻绳厂厂房，经过改造，现在是教学用房，看上去很有一种别样的艺术风味。透过干净的、自然裸露着的砖墙，似乎可以想见麻绳厂往日的繁忙，现在它却成为了艺术教育的课堂。这不禁使我想起，我们国家如能这样，多一些修旧利废，少一些大拆大建，不是可以节约许多吗？

下午，去市政府与副市长座谈。

30日上午，听取艺术学院的情况介绍，讨论教学，商谈两校合作交流的有关事项。结束后去芬兰第三大报参观和接受采访，又去图尔库文化委员会（局）会见局长。我驻芬使馆吴世广参赞也参加了此项活动。紧接着又去图尔库郊区参观了一电视剧拍摄现场，那里正在拍摄一部古代戏。

当晚7时许，院长夫妇邀我们去附近一处海滨。

晚上7时，在北京已经天黑了，可在那里却还是太阳高照。在那个季节，图尔库直到夜间11点30分太阳才落山。两个小时之后，下半夜1点30分左右，天又开始亮了起来。即使在深夜，这里的天也还是亮的。本该是深度睡眠的时间，窗外却是阳光普照，初到图尔库，还真是有些不习惯。在我们去之前不久，有几天竟是整日白昼，凌晨两三点钟仍然能够见到太阳。每年有2-3天是这样的。

院长丈夫陪我们登上了一处高台。院长有恐高症，不能登高，坐在草地上望着我们。在高台上，向远处望去，隔海不远处的小岛上，一个圆顶建筑上面飘扬着一面旗帜。Mr.Risto Hypponen告诉我们说，总统住在岛上。他工作时，圆顶建筑上面会升起国旗。那面飘扬着的旗帜就是芬兰国旗，说明总统现在正在那里工作。当他离

去或者休息时，国旗降下。

7月1日，在图尔库的第四天。上午先是去看了一部电影《Toms和野猫》，然后去图尔库大学会见校长，相互介绍情况，讨论人才培养等问题。随后参观一私人办的古建筑博物馆，以及沈阳故宫正在图尔库举办的“末代皇帝展览”。

这几天，往返于学校、政府机关、文化单位之间，我发现，大街上见不到警察。国家小，城市小，不像北京那样繁忙，固然可以这样来解释，但我仍然有些疑惑，于是问随行的人。他们告诉我，这里的治安状况良好。除有少数青年周末喝酒闹事，以及偶发撞车事件外，不大有偷盗、凶杀案。有突发情况，警察也会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。驾驶车辆遵守交通规则，相互礼让，很少有交通事故发生，不需要警察指挥疏导。行驶中的汽车，白天车灯也是打开着的，标志着汽车在行驶中，以引起对行人及车辆的注意，因此减少

了许多事故的发生。

图尔库人生活悠闲舒适，这里的街道清洁，空气清新。大街上，有的路段双向行车的马路中间摆放长椅，老年人悠闲地坐在长椅上，沐浴阳光，闲话家常，任汽车穿梭往来。临街的住家，窗外、门旁摆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，供路人欣赏。

芬兰是个福利国家，据当地人介绍，孩子从生下来直到大学毕业，学习的全部费用由国家负担。当然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些费用是出自纳税人缴纳的税费，芬兰的个人所得税是较高的。

因为是旧都，图尔库人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。他们瞧不起赫尔辛基人，说：“我们在拉小提琴，他们还在劈柴。”许多年前，图尔库着了一把大火，损失惨重。现在的许多建筑物都是后来建造的。

7月1日晚上，主人请我们去她家在海滨的别墅。请客人到海边别墅做客，这在芬兰是很高的礼遇。下午4:30院长的儿子开车来接我们，经过大约40分钟的森林穿行，到了他们海滨的别墅。一座孤零零的小楼坐落在森林中间，百米之外即是浩瀚的大海。

主人要我们每人做一道中国菜，他们父母子三人打下手，为我们找寻提供需要的用具。这既体现了主人的细心周到，照顾客人的饮食习惯，同时也增加了聚会的热烈气氛。我本



与 Majja Palonheimo 院长签署两校交流备忘录

就不善烹饪，加上他们的工具都不是中餐的用具，使用起来很是别扭，也没有合适的调料。已经记不起来做的是怎么了，也许是西红柿炒鸡蛋吧，反正是做了一道很糟糕的中国菜。

餐桌上交谈甚欢，每人介绍各自的情况。也许是酒后吐真言吧，我一不小心说出了当天是我的生日，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，于是便惹来了麻烦。餐后到屋外一看，从别墅到海边，沿着斜坡出现了许多点燃的蜡烛，在一处还放了一个小的塑像，我激动、无语。我们和主人一起，沿着斜坡在点燃的蜡烛中间走向海边，主人和我的同事们一起为我祝贺生日。在小塑像前面，我与男主人拍照留念。

回到屋内，主人请我们洗桑拿。SAUNA(萨乌那)，我国称“桑拿”，是芬兰的国粹。它对于芬兰，如同空气、面包，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萨乌那浴室，芬兰平均不到3人就有一个。每个芬兰人从孩提时代起，就依偎在母亲的怀里接受萨乌那的熏蒸和洗礼。

萨乌那起源于古代芬兰部族。芬兰地处寒带，整日在外辛勤劳作的男人夜晚回到自家小屋里，用火把将土坑内的石头烧热，再把水浇洒其上，产生大量水蒸气，湿润的热力使得由于整日操劳、冷冻而僵硬的肌肉得以松弛，以此消除一天的疲劳。由此流传下来这个



2000年，在电影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代表电影学院接受礼物

民族的萨乌那传统。

当地人的习惯，请前来做客的朋友洗桑拿，是最盛情的款待方式。由木板围成的桑拿室在主人别墅内。男主人陪我们的另外三位男士先进去桑拿，我因事后进。女主人也着泳装同我们一起桑拿。主人的盛情深深地感动了我。

7月2日，我们的图尔库之行即将结束。上午，我同Majia Palonheimo院长共同签署了两校交流的备忘录。临行前，院长送给我们一本我们在此期间活动的相册，第一张就是我同院长签署备忘录握手的照片，两边分别注有我们二人的名字，还有一句新年贺词“HAPPY NEW YEAR 2000!”

院长夫妇，儿子以及学校的工作人员送我们到车站。在火车旁，留下了最后一张合影留念纪念照。当日下午1:10我们乘坐的火车缓缓离开图尔库，前往下一站，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。

第二年，2000年，北京电

影学院建院50周年，10月5日举行校庆活动。同一天在学院召开了国际电影院校长会议，即“北京21世纪电影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”。就“电影教育的全球化趋势”、“新技术对电影教育的影响”以及“电影、电视及新媒体教育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”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。有来自美国的斯坦福大学、意大利电影学院、德国慕尼黑电影学院、英国赛尔福特大学、丹麦、比利时等国，以及国内、香港、台湾地区的近30位影视院校的院校长、著名学者参会。国际高校影视联合会主席和4位副主席全体出席此次会议。会议共进行了3天，于10月7日结束。我的芬兰朋友，图尔库艺术学院传播媒体艺术系主任Mr.Risto Hypponen应邀代表学院参会，并在会上发言。院长Majia Palonheimo女士因工作变动，已经离开图尔库艺术学院，未能到会。✎

(2016.11.2)